

丙寅中秋下旬之半

靜學生

畏廬續集

清道人



國朝詩林

卷之四

國朝詩林

畏廬續集



序

文各肖其性情以出而後其言立古之善爲文者性情不同故面目萬變而其不變者法度出於一軌而已雖有純雜高下之別要必無僞存乎其中而後讀者感焉世士塗飾以爲工徵引以衒博固無性情之真且不足以自信又烏足以信千百世誰何之人乎若畏廬者殆余所謂可信者也光緒庚戌余始識之於京師及壬子癸丑共事大學堂既皆不合以去臨別贈余文且賸以畫今年又同應徐君之聘教授正志中學校畏廬長余十四年弟視余余亦以兄事之每有所作輒出相示違覆而不厭故余知畏廬深其性情真古人也畏廬名重當世文集已印行者售至六千部之多雖取法韓柳而其真仍不可掩閱一日手巨帙示余乃所編續集也曰吾兩人志業頗同序吾文者必子余發讀竟夕太息不止私念畏廬與余生際今日五六十年来所聞見多古人所未嘗有區區抱孤旨於京師塵壒之中引述自遠雖頽廢而不懈然則畏廬文集之序不屬我而誰屬也乙卯十一月桐城姚永概敘

畏廬續集

目錄

感秋賦

原謗

原習

惜名

唐藩鎮論

盧杞論

讀小雅

讀儒行

讀列女傳

桐城吳先生點勘史記讀本序

文科大辭典序

南燼記文序

晉安耆年會序

書黃生劄記後

跋王硯田畫卷

跋戴文節遺墨

書同年卓毅齋殿試策後

跋姚叔節所藏石田山水長卷

與姚叔節書

示兒書

送覺羅善昌北歸序

送五城學生入天津大學堂序

送大學文科畢業諸學士序

楊昀谷太守入蜀詩序

送侍御江公歸梅陽序

送胡瘦堂侍御歸廬山序

送高子益之官雲南序

送梁節庵先生南歸序

贈姚君慤序

送劉洙源赴嶺南序

送姚叔節歸桐城序

贈馬通伯先生序

贈林宰平序

送陳任先之哈克圖序

贈王生序

贈王林二生序

送陳徵宇之官濟南序

力醫隱六十壽序

清通議大夫嘉善張君墓志銘

清中憲大夫揭陽姚公墓志銘

清通議大夫知府銜山東武城縣知縣薩公墓志銘

清故大善士無錫唐公墓志銘

清誥封夫人唐母孫夫人墓志銘

樂望遠先生墓志銘

清贈通議大夫佩卿章君墓志銘

張母謝夫人墓志銘

清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黃岡王君墓志銘

費鑑清先生墓志銘

清奉直大夫陽山縣知縣長樂林君墓志銘

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陳貞女合葬銘

醉郭先生墓碣

二箴并序

高莘農先生傳

江陵戴烈婦傳

張貞孝傳

吳孝女傳

先大母陳太孺人事略

叔母方孺人事略

力孝子萬里尋親記

夕照寺爲冒巢民先生作生日記

徐又錚填詞圖記

曾伯厚西山永慕圖記

周養庵篝燈紡織圖記

濤園記

胡梓方詩廬記

枕岱軒記

海藏樓記

枕雷圖記

記翠微山

登泰山記

謁孔林記

明湖泛雨記

謁陵圖記

遊頤和園記

遊西海子記

遊玉泉山記

三謁 崇陵記

記戒壇

記潭柘

淨業湖秋泛記

釋斑貓文

高氏妹哀辭

祭周如皋文

畏廬續集

閩縣林 紆著

感秋賦

余豈宋玉之閔師兮寧以薄寒而惛悽詎潘岳之展轉於華省兮企羣儔而難齊獨
傷心於涵元兮風騷屑而宮雲低長飈颺於別苑兮日色爲之浸微陰侵陽位兮養
溜蠹於宮闈侈鴻池之妖徵兮孰知樂太國主之爲非歌苾兒之哀豔兮或設諄而
增譏過冀朗之名州兮伏雌實化爲雄雞荃惶懼而無朕兮被謬詬而累歆彼羣奄
之踢張兮排笮肆其萋菲嗟皇父之孔聖兮日滄訛以自恣誠茂惡而相矛兮且蹇
縱而冒利繭吾皇於祕殿兮朝夕曠其虛位唯虢人之竭節兮迎廬陵而莫遂游氛
朝興而蔽天兮槁葉因而夕瘁積陰結於合殿兮日奔魍而走魅國卒斬而莫知兮
據沔朝而舞智昌僞學而素綱轄兮揚東海之雌風趨邪陰而湛太陽兮能脫口以
興戎人人侈其將用兮託蔣帝以折衝覆何知而假節兮祆黨爲之一空彤其舁以
過市兮鞞巾耀其腥紅豈靈子之先覺兮直適星之昏瞢嗟雷濟之克后兮爭肉梅

以爲忠殊敦愷之莫解兮偏妖夫之是崇忽冒隱而勾磻兮巨礮墮其危墉宜擠墜
於河陰兮否則幽之金鏞胡徜徉於雞頭兮射象簪以爲雄天穆倔起於疏屬兮一
旦身被其隆極內冒猥而外嘔噓兮謬羽忠而翼國激太液之池波兮風蕭蕭荃嗟
嘔而孤居兮休晨朝奄睨暉而忤視兮直獐獍而兇梟痛彌留之無侍兮水殿被風
而蕭寥上陽同日而大漸兮進道子而奉詔彼沈蠱於衽席兮多玉牒之年少任版
圖之醵裂兮咸沈浸而逍遙匪老奸之擅國兮奚就暝而引妖聽綱維之弛墜兮下
崩剝而渙散烽燧聯乎東南兮照濩渚之江漢魯酒之不能忘憂兮余日厓乎黍離
之悲過故宮而徘徊兮但煙柳之垂垂日警警而西沒兮嗟吾命之焉知余寧敝腸
狗態以諂俗兮甘跟蹙而自卑苟余情之方挺兮亦胡迹迹屑屑之爲謁 崇陵於
雪中兮効三度之驅馳或傑傴而不理予兮予仍敖弄而無疑緬楊園之孤特兮予
或老死而庶幾

原謗

謗者助吾修養之利器也能引以爲助則謗烈而吾修益虔猥猥然視爲吾敵力起而與之角此適以銛謗我者之鋒而使之內剝所損巨矣士惟修之弗力而又自引而求儕於古人其視餘人泯泯然此致謗之媒也彼湛溺於利祿者固不屬心於君子之事至吾日銜之以君子之事於其上則適觸其羞而頓悟將謂我不以人類待彼也亦必矯爲君子之言力繩吾短又不已者且稍弛其所有事潛合黨徒而謀一若吾之聲影皆足引以爲罪是吾自布其荆棘於門宇且博製桎梏授之於吾左右以自陷也古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防禦咎心之事夢寐之間若受謗書引以爲愧且不之暇乃外張旗鼓與謗者爭無謂之曲直此豈君子之事嬰兒之毆人受者轉以爲笑優伶之嘲人中者不以爲恨原其無心也君子者小人之嚴敵也一白翹於衆黑孤弦遏乎羣曉此其必反吾亦必不能勝者也故曰謗之來實吾人自致之堯政固善叛堯者或以爲桀桀政固不善而附桀者轉以爲堯堯桀之辨世且勞之謂有真曲直足恃以自固乎君子所爭當在吾道之是非弗計乎人言之是非人